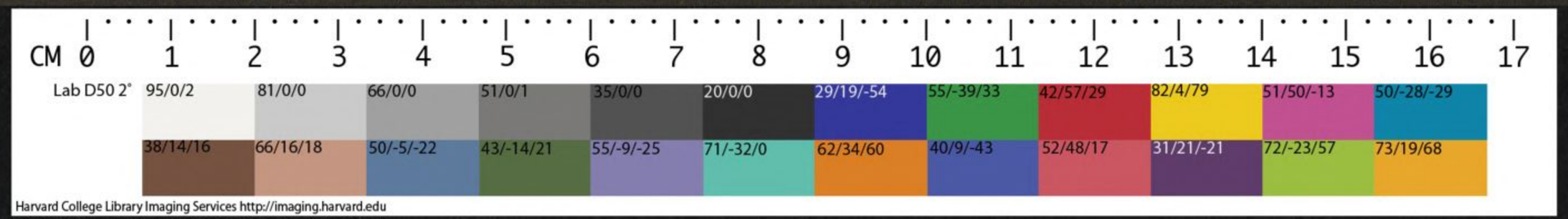
FF220/7914B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欽差總督軍務提督兩廣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勑巡撫廣東地方兼制湖廣貴州雲南三省軍務兼理糧餉贊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提督兩廣軍務總兵官征蠻將軍新建伯王守仁 輯著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贊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提督兩廣軍務總兵官征蠻將軍南昌府知府伍文定 訂合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贊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提督兩廣軍務總兵官征蠻將軍南昌府推官王暐 校正
庠生沈國元

乙亥 洪武二十八年

正月都督周興摠兵宋晟劉真副之帥師捕野人〇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春討越州叛酋阿資斬之先是越州蠻龍海子阿資據龍窩縱殺掠累年爲民害 朝廷命諸將率兵數萬征之師無功自後無敢議伐者得肆猖獗春復討之衆以爲難進兵紫溪山擒其黨者宗春謂衆曰歷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阻及各處土酋皆姻婭得以匿之今調土酋悉從征設謀羈絆俾不能通復多置營堡相犄

匈其出入授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鳥其首以
殉并誅同惡三百餘人蠻夷震服
二月李太師宋國公馮勝卒○山東布政司言青兗濟南
登萊五府民稠地狹東昌則地廣民稀雖營遷閒民以實
之而地之荒閒者尚多乞令五府無田之民分丁就東昌
開墾以足民食命戶部行之
三月秦王征土番回以疾薨謚曰愍王子尚炳嗣王
四月勞諭遼東海南臨洮大同西河西凉寧夏至古北口
西番諸指揮使令固疆圉
諭遼東曰滄海之東遼爲首疆中夏既寧斯必戍守乃
有蓋州諸將共意來庭固守其地以待命北夷罔知天

命屢害生民舊冬十二月寇金州爾指揮雲卿等忠義
于天若周七卒以寡敵衆遼蓋諸將深謀扼險渠魁已
獲朕甚嘉之○諭海南曰南溟滔瀚中有甸藩方數千
里地多炎熱時忽瘴癘爾等率壯士連歲戍此朕甚念
之○諭西凉曰朕惟凉州之域北控胡沙西南制戎羌
爲鳥鼠同穴之地天時早寒今暑退金風生爾等禦邊
甚勞朕甚憫之茲特遣使勞爾宜外張威武內懷多
仁以服戎羌○諭寧夏曰寧夏之邑背山面河胡人介
之以爲旅拒趙元吳用之矣大將軍掃清河漢今命爾
守此關內之北門胡人之前戶卿其晨昏深謀無怠下
至昌國守禦千
戶亦御劄問存
倭寇金州○停造遼王宮室勑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
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況邊境營繕不宜盡力以困之今
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
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就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

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衝要處所
儲軍粮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
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
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爲所有直抵永平之
境恃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今遼東之粮軍士飢困
倘不即發沙嶺倉廩賑之必啓高麗招誘逋逃之心使高
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宜
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爲之古人言人勞乃
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七月河南確山縣野蠶成繭君臣表賀　上曰

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爾何用賀爲
○有道士以道書獻侍臣請留觀之　上曰彼所獻書非
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

八月命征南將軍左右副將軍韓觀宋晟參議軍事兵部
尚書唐鐸帥師討廣西龍州土官趙宗壽及奉議南丹向
武等州叛蠻

按趙宗壽土官趙貼堅之姪也洪武初貼堅稱藩納款
誠已事朝廷及其已故其妻乃與安置鄭國公常茂結
爲婚姻誘合諸酋肆爲不道朝廷諭
宗壽捕茂延緩慢命故興師問罪

貴州土官阿王作亂都指揮顧成討平之○信國公湯和
卒先是和既歸鳳陽暮年多疾　上眷念之每歲必一召

入覲賜以安車入殿庭宴賚備至相對語舊勞撫摩感泣賜緡鈔預爲塋葬之資至是卒　上嗟悼輟視朝親爲文授使者以祭封東甌王謚襄武勉像功臣廟復配享　太廟　上之初起兵也和爲滁陽王部曲率先推戴聽命惟謹顧　上嘉焉恩禮之隆時莫與比

按王沉毅貞勇而善斷不妄發言入聞國論一語不泄行師授任奉詔即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事若指諸掌識敏達何況古爲家畜勝妾百餘幕年皆資遣歸賞賜多惠鄉鄰父老及孤寡無告者五人開立功陞督府僉事征雲南率贈信世子輔太原護衛鎮撫傳變早卒禮督府同知征五開卒女妃魯王肅子最初襲給禾樂元年卒于文翰文瑜子能倫倫子紹崇弘治中得爲指揮僉指揮使續封靈璧侯嘉靖十四年卒子佑賢嗣王孫胤勛居景泰元年巡撫周忱薦其才授錦衣百戶尋陞正千戶從楊繼趙榮使瓦剌還陞撫揮僉事充參將延綏虜寇邊遇害胤勛才志敏捷知兵善談論能文詞

龍州土官趙宗壽伏罪來朝命楊文等移師奉議等處

九月燕王進呈永清左衛龍門東嘉禾一莖三穗者二本二穗者六本　上親製嘉禾詩賜之○徙岷王國于雲南○貶翟善爲宣化知縣○重定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六局及宮正司并神宮尚寶孝陵神宮尚膳尚衣司設內官司禮御馬印綬直殿十一監午門東華西華玄武奉天左順右順七門鐘鼓惜薪二司兵仗內織染針工巾帽司苑酒醋麵六局內承運司鑰內府供用三庫東宮典

璽典藥典膳典服典兵典乘六局親王府承奉司典寶典
膳典服三所與門官內使等官品職○免五府粮詔曰朕
二十八歲渡江二十九歲入建業勵兵秣馬與羣雄並驅
旌旗甲仗一應供給皆出我江東五郡之民太平蕪寧
以此平定天下禍亂海內寧謐今朕老矣思民効勞無可
撫字今年合納官秋粮盡行蠲免少蘇前日之勞○又詔
以山東布政司供給遼東軍裝山西北平軍需民勞已甚
今年應納官秋粮盡行蠲免○用行人司副楊砥言默莽
大夫楊雄進董仲舒從祀孔子
閏九月皇明祖訓成　上自為之序曰朕觀自立國家建

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
加于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
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
士自矜已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
四委身行伍為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雄習練兵之
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翦
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僞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
羣臣定為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汚染之徒且羣
雄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
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已來即

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于開導後人復爲祖訓一篇立爲家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好更當舞文弄法自非博采衆長即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　天地祖宗亦將孚佑于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

按洪武六年祖訓錄已作更改損益直至洪武末始定恭誦　聖祖謂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己長自古國家治日常少亂日常多無不緣此爲戒遠矣

祖訓首章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眞僞無不歷涉其中奸頑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子孫倣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云何盖嗣君之長內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良善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斈○又一章云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

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密邇累世戰功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臣建曰觀此二章見我　聖祖慎重兵刑之謨焉治內承外之畧焉見貽謀燕翼之道焉見創業守成之殊焉嗚呼懿哉

更定親王歲祿萬石并定郡王將軍中尉主君祿郡王子除嫡長子襲封外餘皆授鎮國將軍食祿一千石郡王孫授鎮國將軍食祿一百石郡王曾孫授奉國將軍食祿六百石郡王玄孫授輔國中尉食祿四百石五世孫授輔國中尉食祿三百石六世孫以下

世授奉國中尉食祿二百石皇女曰公主食祿二千石親王女曰郡主食祿八百石郡王女曰縣君食祿六百石郡王孫女曰縣主食祿三百石曾孫女曰鄉君食祿二百石玄孫女曰縣君食祿二百石

按自成化以來宗室分封日繁日盛一週歲歉常賦不足以供親王而下多減半支給矣然近年宗室愈繁盛雖減半支給常賦猶難更數十百年當益厘廟堂之慮而不可無變通之術矣

冬十月冊馬氏爲　皇太孫妃光祿寺卿馬泉女也○楊文等師至奉議州分兵勦向武都康龍英等州斬叛酋黃世鉄黃嗣微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酋莫金分兵勦六藤峽江南蠻蓮花寨等處獲賊擒戮其叛酋陸允公等餘悉撫定之擒賊共一萬八千餘人開設奉議南丹潭州慶遠四

衛向武池河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鎮守其地遂班師
○上以子孫蕃衆命名慮有重復乃于東宮諸王世系各
擬二十字爲一世以某字爲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
定議以爲二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復擬續增如燕王
位下二十字則曰高瞻祁見佑厚載坤常由慈和怡僖仲
簡靜廸先猷是也
十一月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朕嘗令儒臣書于
殿壁朝夕省閱以爲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關之愈益
警惕○禮制集要成
十二月洪武志書成具述都城山川地理封域之沿革宮
闕門觀之制度以及壇廟寺宇街市橋梁之建置更易詔
刊行之○諭戶部自二十六以後栽種桑棗果樹與二十
七年以後新墾田地俱不起科○是年給事中傅安郭驥
使西域

丙子 洪武二十九年

正月杜澤爲吏部尚書門克新爲禮部尚書○上罷朝從
容問左右民間事禮部尚書門克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
之民各安生業幸蒙至治 上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
下無窮民若謂民安業朕恐未然何遽言至治○擢韓觀
都督同知賜第京師觀韓成子也○選才間右以浦江鄭

沂爲禮部尚書鄭賜爲監察御史
按洪武中多選用秩戶人材湖州富民嚴震直授布政司參議累官至尚書蘇州富民沈萬四有孫曰玠擢戶部員外郎玠受官辭祿上器重之如丘顯湯行之屬皆大戶蓋洪範所謂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亦聖主用人之一道立賢之無方也

始定外省官朝覲之制以辰戌丑未年爲期其前一歲一朝之制俱革○朝鮮王李旦即李成桂遣人請印誥不許

二月征虜前將軍胡冕討郴桂蠻平之命濬常州武進縣奔牛呂城二壩河道以便漕運

三月燕王奉勅率師北至徽徽兒山遇胡兵與戰擒其酋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禿城遇哈剌兀復與戰敗之遂班師

四月命會同翰林院考國子監六堂師弟子甄別高下送吏部以次擢用

五月　上以湖廣諸郡宜桑而種之者少命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種二十石遣人送至辰沅靖全道永寶慶衡州等處各給一石使種之

七月　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忌謂侍臣曰當時不當使此輩掌兵政故恣肆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

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爲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輩只充使令豈可使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爲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八月復免應天五郡今年秋稅○改六部屬部爲清吏司上以六部之屬皆稱部混而無別故易其名○頒表箋文式于天下先是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詞皇胄駢儷上甚厭之乃命三吾等撰成式頒天下令諸司凡遇慶賀謝恩如式錄進

九月大賚致仕武臣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臣皆感激叩首謝有墜淚者

十月詔定各司奏事次第○甲寅晦皇曾孫文奎生太孫允炆長子也　上以十月數終又生于晦日命內庭勿賀

十一月增設左春坊清紀郎二人左司諫二人右春坊同

○詔翰林院議定制度凡官民房屋墳塋等第及食祿之家禁例爲書名曰稽古定制頒行天下○以修撰張信爲侍讀編修戴燮爲侍講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例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郾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講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以都督顧成充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率貴州都司軍馬征勦水西不納糧差蠻夷十二月攻破瀾水劍宗那革賈母龍等關寨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餘人成有勇略鎮貴州二十餘年前後剿平峒寨擒斬蠻賊不可勝計諸夷懾服

按成揚州江都人永樂初封鎮遠侯開國功臣至永樂方封侯者惟宋晟顧成二人

等十人先後坐事逮獄至是其耆民具列各官善政詣闕以請　上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遣還仍給耆民道里費○是年鑄渾天儀○罷大理寺

丁丑　洪武三十年

正月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副將軍武定侯郭英備虜關中○漢沔盜起炳文討平之○都督楊文徃遼東操練軍馬提調屯田○劉觀耿清署左右僉都御史○頒爲政

要錄其書載文武官屬體統及僉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
廩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三條○初置雲南提刑
按察司○改太常光祿二司爲寺官制仍舊改儀禮司爲
鴻臚寺外夷通事亦隸焉○勑兵部差人諭川陝守邊衛
所嚴禁私茶出境仍遣僧管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先
是命曹國公李景隆齎金牌勘合直抵西番令各番酋領
受牌爲符契以絕奸欺而邊衛將士巡防不嚴以致私茶
出境國課焉政兩受其弊故命兵部諭之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
蹈爲考試官取泰和宋琮等五十二人亡原西北士子無
預者○三月嚴試賜進士以閻縣陳郯爲第一被黜落者
咸以爲言　上怒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
復其科第于是侍讀張信侍講戴彝贊善王俊華司憲司
直張諫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二府長史黃章紀善周衡
王楫等受命閱卷或傳三吾與信蹈至其所囑以卷之最
洒者進呈　上閱卷驗之果以不堪文字奏進益怒謂其
胡藍餘黨命刑部拷訊惟三吾信蹈及司憲爲藍黨餘皆
胡黨戴彝不與焉詔宥三吾謫戍邊餘皆凌遲于市於是
覆閱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古州上婆洞蠻林寬作亂
聚攻龍里守禦千戶吳得鎮撫井孚議城守之計令人馳

報貴州都指揮使司堅守以待援至賊縱火燒四門攻城益急得曰我等爲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如此徒守無益即上馬率精銳開城門擊賊或謂得曰賊勢方盛宜候其怠擊之得曰城破頃刻何候之有若城不能守父母不能救是不忠于君不孝于親吾何用生爲即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搏戰不已遂中毒弩死乎繼戰亦死于陣城遂陷事聞　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克全者古人所難今吳得井乎臨難捐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得爲指揮僉事乎爲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家

四月晉王燕王練兵備虜○壬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爲刑部右侍郎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却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言于朝　上善思恭有守遂陞其官仍以其金賜思恭○令民有一技一材一藝者得自陳效用○命燕王築大同城

五月壬子朔日食○庚申夜有星大如鷄子尾跡有光自天厨入紫微垣下有二星隨之至游氣中沒○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凡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並賜鈔遣還○楚王湘王率都督楊文韓觀顧成兵征諸洞蠻平之○勑晉燕代遼寧谷六王勒兵備虜

六月賜禮部覆試貢士韓克忠等進士出身有差○翰林院學士劉三吾暴卒

詞林記云　太祖嘗欲易太子學士劉三吾痛哭曰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置秦晉二王于何地忤旨降爲博士尋復學士易儲事竟寢又考　文皇帝封建詔亦稱　皇考嘗欲立朕爲嗣則知　聖祖果有此意矣但歷于秦晉二王而不果爾迨洪武末二王相繼薨而　聖祖隨亦晏駕使更得一二年在位其立　文皇爲嗣無疑而天下免數年戰爭之苦矣嗚呼豈翊運錄所謂移運猶未除耶

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先是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令西番納馬易茶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時駙馬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貿易倚勢暴橫所在不勝其擾而藩閫大臣皆奉順不敢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史某被捶不堪以其事聞上大怒以布政司官不言并倫賜死保等皆伏誅

按倫尚　帝女安慶公主之嚴難貴戚至親不少貸如此是以法必行而天下之民蒙其福

七月左都御史楊靖暴卒○上諭群臣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舉而其心則有公私但當平其心以觀之若其心本公而所爲之事不當此則識見未至若緣私意而有繆戾者此則其故爲之也君子小人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不事掩覆

小人巧於修飾多所隱蔽人君不察于此則君子小人莫辨矣○勑楚王湘王率其軍築銅鼓城○置都知監掌內監行移一應關支勘合銀作局掌造內府金銀器用

八月河決開封○詔諸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興造勞吾民匠若有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以義門鄭沂爲禮部尚書○定諸王見東宮禮

九月　上命戶部下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狗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民每時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聚衆鼓鳴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賙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

十月重建國子監先師廟成○詔天下郡縣夏稅秋糧自洪武二十八年以前拖欠未納者許折輕資隨地方出產聽從民便以免轉運之勞○停遼東海運　上諭戶部曰遼東海運連年不絕近聞彼處軍餉頗有贏餘今後不須轉運止令彼處軍人屯田自給其三十一年糧米可于太倉鎮海蘇州三衛倉收貯仍令左軍都督府移文遼東都司知之其　山嶺糧儲發軍獲守次第運至遼東城中海

州儲倉儲之

十一月平緬蠻刁幹孟叛逐宣慰使思倫發命西平侯沐春爲征虜前將軍何福徐凱爲左右副將軍率師討之○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蠶婦繰絲緝麻縷績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塲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爲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農桑勤苦渺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尔費之于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戒之

十二月 上不豫廷臣數問安勑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又安何期至正之君失于勤民慢于事神由是假手羣雄倡亂華夏兵興之時朕潛艸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稱尊者幾人恣爲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荆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爲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亦七十矣靜而思之非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乆哉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豈非朕無心于天下以救民爲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皐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之臣其有志臣主一也朕以此示卿等宜竭

忠修觀副朕至懷○是年太子少保掌刑部事唐鐸卒

戊寅 洪武三十一年

正月詔督山東河南民耕 上以二省民惰于農事以致衣食不足乃命戶部遣人材分詣各縣督之仍令籍其丁男所種田地與所收穫之數來聞○定吏員出身資格以九年爲考滿

三月廷臣請計朝鮮不許○乙卯享太廟○晉王薨謚曰恭○齊泰爲兵部尚書

按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丁卯應天鄉試第一得受知于 上改賜今名初授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 上躬禱于天擇九年無過官員陪祀泰預焉乙亥進兵部左侍郎至是進尚書常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甚悉自是益承眷寵

四月罷回回欽天監○勑邊將分道率兵從燕王代遼寧谷王出兵北平禦虜○黃福爲工部右侍郎

五月西平侯沐春擒刁斡孟思倫發還平緬時都督僉事徐凱亦執木瓦寨叛酋賈哈剌送京師伏誅

按賈哈剌麼此土豪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指揮佩領其部落後與月魯帖木兒走據十木瓦寨其地峻險官軍不得進至是凱用計執之

甲寅 上不豫○命都督楊文總兵北平參贊燕王○總兵武定侯郭英副撫兵宋晟從遼王出開平備虜○置成都聖慶保寧三府及播州宣慰司茶倉四所收貯茶課聽

商人交易及與西番市馬○上病少間輦出御右順門召諸醫官治疾無狀者盡付獄獨召元禮至榻前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

按戴元禮名思恭以字行金華人學于丹溪朱彥修初仕御醫事太祖藥餌輒效風雨即免元禮朝太祖崩太孫即位詵諸侍醫者獨拜元禮太醫院使遠簡于肅莊王慶靖王皆奔喪至京聞太孫道太祖語哭問勞元禮簡王題仁義字大輔莊王靖王爲贊詠賜元禮謚恩陞元禮院使者誤也初洪武戊申太祖遂釋晉王詣臣尚書嚴震直丙寅文皇患瘧韓公懋治久不愈請元禮至問所用藥曰是也又問文皇曰得之矣晉何物曰生芹元禮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視之皆細蝗也晉恭王病亦請元禮得愈病已復發卒太祖怒逮治于國諸臣元禮侍曰臣嘗奉命療王王飲臣藥數矣臣對王病毒在膏肓即復作不可治今果然太祖遂釋晉王詣臣尚書嚴震直病不可治今果然太祖命賞一劑而愈有妃嗜燒酒腹痛治之愈曰十年必復發發不可治後十年竟病腹滿死王賓者吳中高士顧受元禮方書元禮索賓拜師事我我與方書賓不肯一日詣元禮值他出有書八冊案上賓袖去元禮歸驚嘆自失賓不娶臨終以書授于盛啟 東韓叔暘

閏五月乙酉 上崩于西宮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宅禍亂而偃兵妥生民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

無攻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

皇明玉牒曰　帝性神武明達睿智有大度始渡江時羣雄多淫酒肆傲自驕爲誇　帝獨克己下人旁求俊傑尊以賓禮聽受其善晝夜忘倦勤于聽斷四鼓即興未明而朝日晏始罷稍閒即與諸儒講論經史聽政至昏乃還宮隆寒盛暑未嘗少變體或不豫亦強不替凡有陳論無問早賤皆令引見四夷有小警終夕不安寢思殆患之宜節于自奉非宴羣臣不特設盛饌功業益崇愈尚儉朴謹于禮度對羣臣必正衣冠漢吳之臧躬拜大將以慰其勞其訓諭羣臣徵引古道出言成文動協典誥自爲詔勅頃刻即成思如宿構用兵料敵機變如神成筭所授無不克捷諸將奉命成功不吝官賞天地嚴于禮祀秉圭薦奠競畏若神降臨誠心愛民尤矜貧弱語及稼穡艱難每爲涕泣凡大姓兼并官僚貪濫深惡痛絶之犯者必置諸法崇尚教化紀綱禮樂制度事物防範靡不備具煥然可述春秋三高彌勤爲治飭馬政備邊防較兵籍救災不怠山陵之制　預營度務節儉器用陶瓦嗚呼其謂　聖神之極矣

朱濂曰　帝有度越前聖六事功高萬古也得國之正也獨禀全智也敬天勤民也家法之嚴也兵政有統也謝鐸曰我朝度越歷代五事一攘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馭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

鄭曉曰　帝本天縱之資晦迹田里見元政凌夷豪傑並起恣爲殘虐天下大亂憫焉傷之不得已起義兵即條法令明約束務以寧輯爲事所至安堵十餘年間溫滌虜寇平一天下歸要亦神武不殺之所致也即位之初制作禮樂修明典章興舉廢墜定郊祀建學校崇儒術育賢才罷黜異端表章經籍謹宮壺之政嚴宦寺之防札成聖之謨正神思之號嚴祭祀之典啓禎祥推曆數審法度詰兵戎斥侈靡絶遊幸却異味辭祥瑞取撫四夷恩威浹洽昧爽臨朝日晏忘食虛心清問從善如流神謀睿斷退朝暇延接儒士講論經典又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之殿廡出入省視凡詔誥命令揮筆立就或命侍臣立榻下操觚授詞混混千言皆淳雅高簡洞達物情戒諭

臣下動引經史諄切懇至聽者感動訓勑子孫臣庶具有成書足法萬世至于罷獻俘禮亡國尊高年興孝弟勸農桑蠲逋負蒞廉能斥貪酷擢奸佞佑善良寬仁愛人專務德化三十餘年吏靖民安海內殷富功德文章巍然煥然過古遠矣

廣州志黃太史佐曰國初取下多從重典藩臬守令稍有贓罪懷印未煖即逮之去非遠戍則門誅其有異政者不決旬日位未煖即逮之去非遠戍則門誅其有異政故居職惴惴惟恐不能奉法恤民以忝榮祿由中迄外百職肅舉

龍飛紀畧載云 帝嚴于吏治凡有貪酷縣令許里老解赴京師剝皮問罪每年各州縣選有德行里老二人赴京陳情政務或庶民受害許赴御前陳訴官贓至十六兩以上者梟首示衆仍剝皮實草以爲將來之戒于府州縣衛所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爲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干公座傍各置一剝皮草之袋欲使其常接於目而警於心

傳信錄云洪武間朝廷清明法度嚴密善無微而不錄惡無微而不誅有爲老人怕做人材許爲凝思不識字以冀免者如山西平陽縣民孫敬先是也有以人爲御史慮事累及詐以它尸作己名而瞞職職相埋而潛遁去如太平府當塗縣楊岡是也此類甚多不可枚舉

然事露一境不免於誅 時嚴密氣象可以見矣

菽園雜記僧慧暕涉獵儒書而有戒行嘗預修永樂大典歸老太倉興福寺嘗語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討債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多少驚怕與 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斯時也多虧天下十大夫這便是還債的近來 聖恩寬大法網疎闊秀才做官飲食衣服宮室輿馬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許好事來到頭來伞無一步皇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虧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的還債討之說固佛家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負

無愧乎

也省之能

論曰天厭元德九州糜沸群雄並作黎民皇皇 高祖提三尺劒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影附鋒矛所向戡克攻取 高皇心知天意在愛舉有衆以與萬姓靖命一征而席捲全齊五征而定閩及梁遂取秦晉舉燕趙朔征而席捲清蹕龍旗旋南越東夷西羌海外之邦莫不望

風奉朔拜伏闕庭于是民莫正位之後孜孜圖治綱舉日張文物一新自郊廟以及諸神之配禮文咸秩有赫共臨則祀事嚴矣　御極之初即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適郡府悉皆設衛有事則　詔大帥佩將印凱旋則上章綏歸士卒而軍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巾禁令覈實効尤獨嚴于貪墨之法則官常秩矣惠鮮小民惟恐失所家黜之徒刑不少貸而匿服有別育材有訓則民志定矣宮中不敢預外政外戚亦循理畏法不敢恃寵以病民閹寺之類惟給掃除則家範周矣他如優前代勵忠節正禮儀之失去海岳之封剡積歲之弊其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已詹同之序大明曆日有曰功高萬古曰得國之正曰獨運全智曰敬天勤民曰家法之嚴曰兵政有統其善言　聖治而揚休烈者哉

皇太孫治喪禮　太祖崩于西宮　太孫被髮哭踊哀動左右勑有司喪儀悉遵周禮于是倣金縢遺制前朝後殿左右庑門及西宮內寢各設座如生存凡十一所有久不御者即以香湯洒埽之陳祖訓于東直殿設重罷于西直殿京官四品以上朝服執鉞立于諸陛之上自初十以至十六日哭臨如禮晝不飲勺水夜不就枕簟先是　太祖不豫多暴怒遣譴戮者甚衆　太孫入侍事必躬承服藥則親嘗以進去後則親杖以起嗌壺溺器之屬靡不手提以獻而愉色婉容藹然可掬　太祖氣亦漸平多所全宥當深更夜分侍衛酣寢際呼無不應應無不起益終夕未嘗交睫也　太孫素豐腴至是哀毀骨立矣是日諸大臣百姓望見其毀瘠之容深墨之色

與哭泣之哀莫不舉手加額曰　天子純孝舉喁喁然有至德之思焉靖難錄誣稱　太孫奉　太祖靈與后父呂本同祀西宮嚴禮之主斷不然矣

是月辛卯　皇太孫即皇帝位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我　皇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弘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于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以克相　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　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諱允炆　太祖之孫懿文太子子也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懿文繼妃呂氏所生六年而其兄雄英卒又十年而懿文卒　高祖年六十有五矣御東廡門對羣臣泣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富于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　皇上無過憂立爲皇太孫太孫生而慈慧好詩書及古典禮文章至性孝友異當人子方懿文之病癰也痛楚號呼時太孫年十四含淚撫摩晝夜不暫離聞楚聲即惶惶若不欲生親吮吸之創平蓋旬餘始愈　太祖聞之呼侍醫問朕復何憂更二年懿文疾甚太孫入侍曲盡苦心及夢哭踊哀慕事事如禮水漿不入口者五日　太祖撫之曰毀不滅性禮也爾誠純孝獨不念服乎始一啜糜粥欲服三年喪　太祖不可然三年內語未嘗高聲咲未嘗露齒不飲食酒肉不舉樂不御內人勸之則曰服可例除情須自致三弟皆幼躬撫育之極周居喪之初日則呼與同食夜則挾之同寢時其飲食適其起居隨事寄誨諄懇有加　太祖每聞輒喜一日臨其宮兄弟四人並侍出句云兄弟相愾本

一身太孫濠應祖孫繼體宜同德嗣後中外萬幾時付裁決爾時政治嚴厲太孫濟以寬大中外欣欣愛戴嘗讀律見中有條例尚嚴者請得稍改太祖許之太孫遂遍考禮經參之歷朝刑法改定七十三條太祖覽竟大喜曰吾富亂世刑宜重汝當平世刑宜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如後用刑皆宜遵此帝聽政每震怒猶未解太孫問故曰有累犯輒誅夷狼藉一日退朝怒猶未怒太孫曰上失道而後下犯法而奸惡異常者不得不如法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太祖不覺氣平矣曰汝能不怒乎明日有常州陳理以子弒父逆命太孫處分太孫從容詳審竟脫之理父原抱病經年悞服一藥而斃繼母素憎其子因力証成之無以自解太孫條其情而獻之太祖未之信也拘鄰里婢僕及原暨詢之乃知父向患火症庸醫誤認爲寒藥中替投附子主人不知故服之而暴卒耳太祖驚曰有是共刑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朕無憂矣一日邏者獲強盜七人都送太孫審太孫一見即疑首盜非眞訊之果保主人之子偶出庄上而佃客皆盜也是夜正謀刼商舟遂強之同行歸欲首明而先被獲得其情釋之問太孫曰汝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攸見其人雙眸炯炯視聽端詳定非盜也　帝因歎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故　太祖傳位詔中有云太孫仁明孝友海內歸心蓋有所試而云附錄或曰太孫頂顱頗偏　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其不克終及讀書甚聰頴一夕　懿文與之侍側　太祖命咏新月懿文詩曰昨夜嚴陵失釣鈎何人移上碧雲頭黯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徧九州太孫詩曰誰將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　太祖覽之不悅美得團圓影落江河皆非吉兆也

是日葵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時諸自秦晉外皆荷屬各擁三護衛重兵地嫌勢偪恐其窺伺乃草遺詔諸王奠臨惟在本國班得奔喪又令王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皆怒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泰言于帝令人齎勅勒使還國

朱鷺曰此諸王臨葬計無失于此者上下從茲隙矣
父子天性哀痛至情以弃之日而弗克躬臨且藥其
誰能忍之不勝忿忿生心固然曷足怪乎當是時海宇
未波堂構方晏諸王分陲雖尊勢雖重其必不因父喪
以爲利起干戈于肯堂之閒何虞之謹也明示以猜而
欲人之無猜得乎齊黃短謀已見崖畧加以方正學之
迂貞日求更化而曾不虞難盡趣亡之器豈保定之才
也特其烈烈而死不媿人臣大義無罪不贖耳夫以
太祖之神聖而顧命遺臣猶然有此信乎得人難也○
皇先來弗可止也其不奉詔亦弗可止也
又曰難端見矣遺詔先之
符勒歸重猜疑耳曷益乎若諭書未至而文
詔行三年喪禮有司執例以請　上出諭曰三年之喪自
天子達于庶人先太子妣向欲終之而不可得茲當大故
敢不如禮有司奏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當以宗社生靈
爲重惡得狥庶人之節況遺詔在乎復傳諭曰魏文帝

人也猶能守禮況朕讀書知禮義不能遵古先王之定制
爾等不欲朕行古禮是謂吾君不能也但郊社宗廟之際不可久
欲行三年之喪非敢謂不能也有司復奏曰陛下
虛朝貢訟獄之繁不可曠廢故漢文詔以日易月而歷代
因之遺詔諄諄欲一如漢文行事其慮甚遠願陛下少抑
至情俯循衆請復諭曰朕非敢效古人亮闇不言也郊社
宗廟朕將躬紼而行事朝貢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冕
麻裳退則齊衰杖絰食則饘粥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
爾輩眞以爲安乎羣臣奏曰聖情俯從陛下既不廢政事而自致哀
情敢不惟命遂定儀注以進○詔內外五品以上文武及

縣令薦賢才定保舉連坐法

六月甲辰上　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至高皇后尊母呂氏爲皇太后太常卿呂本女　文皇門金川時遣人迓太后太后不得已起兵之故太后未還宮火起依徐王父櫛居焉仁何遷居太子陵不知所終

立孝陵衛○葬元貞○初省州縣詳朝野編

朱鷺曰撫世取民代有機局紹洪武後而不知安靜以建文上志切養民而所爲多戾四年之間今日省州明日省縣今日并所今日并衛明日省縣今日并衛明日并所今日并衛明日并所今日并衛明日并所

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
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强盛率底亡滅小大强弱之勢不同
而順逆之理異也　太孫喜每呼子澄黃先生　太孫
即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宮門之言子澄頓首
應曰不敢遂出與齊泰議削奪諸王兵權陳彥回宇士
淵莆田人洪武中以父故謫戍鎮南會赦貧不能歸依
黃儀黃姓已獲薦明經授保寧訓導陞平江知縣　上
即位以文學廉幹知徽州府元年受循良賞是冬祖母
郭辛承重徽父老走京乞留屢疏終喪不許勉涖郡即
葵郭徽之北山時時哭墓下徽人名爲太守山復姓陳
除其弟彥
國戍籍

七月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爲翰林博士尋陞侍講直
文淵閣從　太祖先命也　太祖見之曰此壯士也當老
拔昔廷臣薦孝孺徵至　上其同郡王叔英時爲漢陽知縣
其才以輔汝故有是命也
遣孝孺書曰凡人有天下之才者固難能用其才者
尤難如子房之于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于文帝

未能自用其才者也子房之于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
言之未嘗不中故高祖得以用之賈誼之于文帝不察
其未能而見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
以短之于是文帝不能盡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逢千載
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如井田
時制冕之類是也亦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如夏
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
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則民受其惠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
余觀後此方孝孺以周官輔
得時措之宜權英此書豈
知其然而有以爲之規歟

以董倫爲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仲爲國子監博士
倫在勝國時累辟不起國初以薦徵爲右贊善事
太祖聞而善之擢左春坊太學
士太子嘉出爲河南參議留情民瘼嘗上封事數千言
皆當　太祖心善以誑誤
化不忍歸表其人難蠻童奬暨皆知向慕　帝即位春
念舊臣召至京師遂有是擢賜書願老堂三字及綵几

王鳩各一倫上表稱謝其
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于神道而不見有几杖
之頒自今將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飢餓之民溝
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 紳先翰林待制
禕之于也禕使雲南爲 元擊梁王所殺紳甫十三與兄
綏事母盡孝母卒哀毀踰禮未幾綏亦歿紳禦侮憂患
中綜理生業而傑然負奇志服日益取經史百氏窮其
指歸宋濂一見器之曰子充有後矣蜀獻王聞其賢幣
聘教授蜀邸紳痛父遺骸未返丘壟白其情王憫之給
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即死所哀奠號慟幾絕
道路悲之至是給事中徐誠等薦之遂有是
擢時蹇義居吏部與時浮沉紳以書責之

廢周王橚爲庶人人有告王與燕湘代岷四府通謀
帝召黃子澄與齊泰謀之泰欲先燕曰燕握重兵素有大
志當先以不軌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已久卒難圖也
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

隆即訊景隆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及執之及其世子閻
宮眷屬送至京師削爵爲庶人遷之雲南○燕王簡壯士
爲護衛
朱鷺曰人臣無將將則誅然以手足骨肉之間有異志
無叛徵處之推恩是也其次化諭之賈誼之衆建王父
偃之推恩是也其次化諭之至再至三而後加討焉猶
曰議親之辟不可過也跡周王已事弟不能兢兢祇慎
法叛謀未布聞也重以貪戀不原遍一王而
諸王心戰又可禁乎相繼告變雖龍爭虎戰大故併
誰咎也大抵齊黃計躁于制國而慮不能達正學志
迂于法古而目不見近人事實錯誤可謂盡天意耶
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賓孫端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
敏劉政爲錦衣衛世千百戶有差
按鳳等皆西宮碩蔡宮
女所謂朝天女戶也

八月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時燕藩選兵將練士馬以勾逃軍爲名招致異人術士至者多以天命有歸爲言由是靖難之志決矣時　建文帝尊禮賢士慕行古道民皆悅之惟僧道衍號知兵且知天文謂圖大事必成　燕王密語道衍以人心所向對曰天之所造何論人心自是遂以道衍爲軍師　燕王妃輝祖之妹也輝祖雖與　燕王至親而心在　帝室嘗召對密言燕情　帝信任之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同謀圖燕

按僧道衍者蘇州長洲人姚廣孝也初祝髮爲相城妙智菴僧改法名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眞善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遊方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鮮知者已而至京口賦覽古詩曰樵檣年來

戰血乾燃花猶白半澗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顧青青眼倦看其黨宗泖見其搖膝高含笑之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汝薄南朝矣既而宗泖舉道衍往燕住持北平慶壽寺或薦道衍文武異才燕王召見問曰爾能卜乎廣孝操吳音連對曰會會即開磔出太平錢五啟王自祝連擲之睨王曰殿下將無作皇帝乎　王叱曰和尚勿謬說道衍竦然而退他日實告之道衍進言輒合因薦相術袁珙以決之蓋道衍當遊嵩山佛寺遇珙珙相之曰寧馨胖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彰白形如病扁性必嗜殺它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自負　王亦聞珙名託以幻連軍丁召珙至燕使此與飲于酒肆一見即趨拜　王前古其爲他日太平天子　王大喜館珙于道衍僧舍世傳二語云辨宰相于嵩山佛寺識眞王于長安酒家謂此也王時時與道衍語多奇秘者　王性重之道衍時或誤爾汝　王前汝弗之責也靖難之圖實起于道衍云

賜太學諸生高等襲衣東帶歸省親

按祭酒程師周言諸生不可不使知大本其有三五年不歸省者令歸省考養他日出仕庶喆忠君先是上閱斯文不古思所以復之方孝孺亦言近代文字好奇三吳尤甚因責祭酒考次優劣賜歸省士林相矜以爲

太平
盛事

召王景彰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講○茹常免張統爲吏部尚書

按王景彰名景以字行松陽人洪武初起家教諭歷參政謫雲南　上召入與修　高廟實錄○張統富平人洪武中舉通經爲東宮侍書陞試左通政洪武十五年雲南平出爲左參政歷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興儀經費程度悉統裁定夷民孚悅遠邇莫安二十六年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賜璽書曰曩者計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在貝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至是召爲吏部尚書

演人如夫父母時朝廷更化旁求俊逸日就闕下悉委統試統識鑒精明振抑拔淹量才授任士大夫有彈冠之慶焉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副留翰林充編纂官

按士奇江西泰和人蚤孤力學于不釋卷長游楚中楚中人皆慕之至是廷臣以名儒薦徵授教職時年三十六未仕留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統奏士奇第一除齊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

禮部尚書鄭沂免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爲禮部尚書

按陳迪宣城人幼倜儻有志操洪武八年以薦辟爲郡學訓導十二年以近臣薦召爲翰林編修陞侍講二十四年出爲山東左參政二十八年陞雲南右布政使至是徵爲尚書

增國子監司業以學錄張智爲之○以臨江府推官劉翼爲知府劉儁盧淵爲兵部左右侍郎○命何福爲征虜將

軍總兵征百夷都督徐凱爲副平之
九月罷築銅鼓衛城召徐輝吳傑還京○長星西隕有聲
如雷○雲南摠兵西平侯沐春卒○以馬京爲大理卿
按大理寺洪武二十九年至是復改爲司靖
難後盡革　建文官制惟大理復爲寺存焉
十月置陝西洮州茶馬司○召北平總兵都督楊文還京
○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
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
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于獄
十一月詔顧成班師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充征南將軍帥
師征水西蠻既又征五開所向克捷至是征平州六洞等

長官司一百三十七砦皆平之悉撫諭復業師還駐常德
待命詔諭班師北還京賞勞成及其副將何清宋晟韓觀
有差○詔舉山林岩穴懷材抱德之士○蠲前監察御史
解縉爲河州衛吏先是　太祖令縉歸進學許十年來朝
擢用未及期會　太祖賓天縉趨赴臨大臣謂赴臨非詔
旨遂蠲河州○帝視朝稍晏御史尹昌隆諫曰昔　太祖
高皇帝鷄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
下又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競業萬幾未明求
衣日旰忘食常如不及斯爲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
衛疲于伺候職廢業　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

夷非社稷之福也　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頒行徧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于趨事也○以工部右侍郎張昺爲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爲都指揮使時燕齊皆有告變者　帝以問黃子澄曰孰當先討子澄對曰　燕王久稱病而日操練軍馬且招異人術士使在左右此其機已彰露討之不可不亟　帝召齊泰問曰　燕王素善用兵討之計將安出泰對曰今邊報北虜聲息但以防邊爲名發軍戍開平其燕府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爲矣不乘此時圖之噬臍無益也　帝頷之乃擢用昺貴俾察燕府動靜徐爲之計○遣代王桂如蜀時代王貪虐將爲不靖方孝孺謂以德化道之命往四川受敎于蜀王時蜀王素以賢聞故也○以王鈍爲戶部尚書召鄭賜于安東起鄭徒中爲工部尚書黃福爲右侍郎

十二月辛丑朔　帝省郊壇○封右都督沐晟嗣西平侯○召宋懌還京以爲翰林學士○以進士曾鳳詔爲監察御史○以流人劉有年知太平府○召韓宜可爲副都御史

按有年廬陵人徒沅州洪武中起明經爲御史學行著聞辭官養母許旨諭還州讀書不解得儀經十八篇于州故家上之詔藏秘閣　上起有年徒中韓宜可初爲山西布政使諭雲南召入力言諸藩當從寬大密加防

範勿遽誅
討不能從

陞何福右府都督同知○詔求直言○調僉都御史劉觀爲加與府知府○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詔曰朕即位來小大之獄務從寬省獨賦稅未平農夫受困其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盡釋刺面軍及徒人還鄉里